

前言

上卷 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文學

002 第一章 \_\_ 詩歌

031 第二章 \_\_ 詞

055 第三章 \_\_ 元曲

070 第四章 \_\_ 說理散文

085 第五章 \_\_ 史傳散文

098 第六章 \_\_ 小說與戲曲

111 第七章 \_\_ 賦

121 第八章 \_\_ 回目 對聯 謎語

133 第九章 \_\_ 武功 兵器 神駒 靈猴 畫眉 丫環

下卷 中國文學裏的金庸小說

154 第一章 — 中國文學引用

166 第二章 — 民族形式

178 第三章 — 人物形象

203 第四章 — 西方文學影響

結語

後記



## 前言

金庸的武俠小說風行海內外，最初在報紙上連載，其後由偉青書店作單行本出版。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金庸開始著手修訂全部作品，歷十年完成。在香港，由明河社出版，一般稱為「修訂版」。本書寫作，所據的主要是這版本。一九九九年開始，金庸再一次修訂全部作品，是為「新修版」。

本書分上下兩卷。上卷共分九章，前八章就中國古典文學的不同體裁，引錄金庸武俠小說中對該類文體的引用，指出出處，也會分析其中運用的精妙。為了較容易理解，也希望令讀者多認識中國文學，因此在每一章節的前部分，會簡介該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發展和特點。第九章則就中國文學的某些意象或情境處理，分析金庸引用時的方法和特點，讓讀者明白金庸小說除了中國文學作品外，同時飽含許多中國文學常用的意象和處理。下卷則取不同進路，以綜論形式，析論金庸小說作為中國文學的一種，固然如上卷所敘，展現不同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而更重

要的是，金庸作為武俠小說名家，如何上承中國人文傳統和民族形式，在文學、文化和歷史多方面和多層次的浸淫，結合西方文學與現代藝術技巧，融會貫通，寫出優秀無比，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獨有的新派武俠小說。

本書寫作動機是希望幫助一般讀者欣賞金庸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作品中的中國文學成分，同時倒過來，掌握金庸小說在中國文學的地位，甚至是作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出色而具中國傳統形式的小說。這些，既有助認識金庸小說，也有助認識中國文學。讀者對象只是普羅讀者，因此不採用學術論文形式和要求，行文過程，力求語言淺白，除了有需要的引用，都不另作註釋。雖有引用其他論者的說法，但主要仍是借金庸自己的說話、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和文學處理來印證。因為我相信：通過金庸的說話和文字，認識金庸的小說和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文學，既合理，也合情。



# 上卷

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文學



## 第一章 \_\_\_\_\_ 詩歌

詩歌，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體裁，所以中國被稱為詩之國度；唐詩，則是中國古典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達到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最高峰，展現開宏豐富、立體多元的氣象風神和文化景況。用中文寫成的詩歌，除了在新文學運動之後出現的白話詩外，在古典文學中主要分「近體詩」和「古體詩」兩種。「近體詩」是到了唐代才出現，有格律的要求，所謂「近」，是相對唐代人來說。唐代之前，詩人寫的詩，沒有嚴格的格律要求，是古體詩。唐代之後，中國的詩人就可以選擇其中一種來寫，為了方便闡述，本章不按時代先後分，前部分先談「唐代的詩」，不分體裁，其他唐代以外的詩歌在後部分再談。

無論是哪種體裁，中國詩歌的確是以唐朝為巔峰，魯迅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致楊霽雲〉）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唐代詩歌成就獨步中國上下數千年，絕對無大異議。這不純粹關乎文學技巧手法的高下，而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至唐朝，無論是體制格律、題材內容、技巧手法，以至優秀詩人數目和作品風格，全都進入成熟豐富、多元多采的時候，而且深深地滲入了整個民



族的生活和文化之中。所以袁行霈在《唐詩風神及其他》一書中說：「在唐朝，詩歌的各種體裁已經齊備，它們所特有的表現力已發揮到極致，各種風格也都出現了，而且詩的作者和讀者已相當廣泛，詩和日常生活結合得相當緊密。」中國的舊體詩，在唐代大體已經完成了體制的發展，唐以後，在寫法和意蘊方面，即使仍隨不同時代而有所側重，像宋詩的講理趣和散文化，但在體例格律方面，除了宋元之後詞曲的出現，並無甚麼改變。

金庸武俠小說中，引用唐詩的地方很常見。最直接，也最容易令人馬上聯想到的，自是寫於一九六五年的《俠客行》。這部作品的書名，就直接取自唐代詩人李白同名的五言古風作品，而且在小說開頭，引錄了全詩：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錘，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李白是中國詩歌史上頂尖的人物，有「詩仙」的稱號。根

據清代王琦註的三十六卷《李太白文集》，這首詩收於卷四的最後一首。在李白作品中，這首詩並不屬於最受重視的一批，在蘅塘退士選輯的《唐詩三百首》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辭書出版社編選的《唐詩鑑賞辭典》，選錄賞析了近一百一十首李白各體詩歌，均沒有選錄此作品。雖然如此，此詩在李白詩中，仍然有獨特的地位。

《俠客行》一詩，是李白首次入長安期間所作。「俠客行」，是樂府《雜曲歌辭》舊題。中國文學中的舊體詩歌，主要分近體詩和古體詩兩類。在近體詩形成以前，除楚辭體外的各種詩歌，都稱為古詩或古風。形式格律和字數用韻等方面，都比近體詩自由。至於近體詩，則是指在唐代形成的格律詩體，說是「近體」，是與「古體」相對而言，主要分律詩和絕句兩種，亦有十句以上的排律，這首《俠客行》則屬於古風。

在金庸武俠小說中，這首詩除了作為這故事的書名，也是書中人物爭奪的武功秘籍的載體。整體而言，此詩與書中內容的扣連不多，末尾在俠客島上，群雄糾纏在二十四個石室中的武功記載：

當下各人絡繹走進石室，只見東面是塊打磨光滑的大石



壁，石壁旁點燃著八根大火把，照耀明亮。壁上刻得有圖有字。石室中已有十多人，有的注目凝思，有的打坐練功，有的閉著雙目喃喃自語，更有三四人在大聲爭辯。(第二十回)

二十四句詩是絕世武功的載體，作者在書中亦引用了不少箋疏文字，但詩意與故事關係不大。相反，主角石破天因為不認識字，只看人像圖畫，反而勘破其中的武學要旨，練成神功。破除知障，直指本心，這裏作者或者另有深意，正如陳墨所說：

小說的結尾再一次大大地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即這一套《俠客行》的絕世武學，明明來自李白的古風長詩，並且配以圖畫與註解，以至大家紛爭迭起而無法統一，這理當是有文化的人幹的勾當，但結果卻被小叫化這位沒文化、一個字也不識的少年所破解。而其奧秘，則正在於他不識字……實是一個極深刻的有關人類真理與知識追求的哲學寓言：最簡單、最明白的東西常常是最本質的東西。<sup>1</sup>

1. 陳墨：《陳墨評說金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402、405—406。

不少人讀《俠客行》，都認為有很強的「寓言」味道。金庸寫此書別有幽懷，其實並不難看出。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時〉（《明報月刊》第一百二十一期，一九七六年一月）重述石清的說話，也很清楚表達了：

如有人要扼殺我們的子女，或許他的確該殺，或許他當真犯了彌天大罪，是非善惡，不是我們所能肯定判斷的，但我們非將他藏起來不可。我在「俠客行」小說中寫過一段話：

「石清心中突然湧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傷害於他，我寧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曲，也磕下頭去。」

我們辦這個刊物，無數作者和讀者支持這個刊物，大家心裏，都有這樣一份心情。

當時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火熱通紅，金庸在書中寫了一個不肖之極的石中玉，別有懷抱，非常明顯。他在一九七七年寫的《俠客行》〈後記〉裏，說得更清楚：「一九七五年冬天，在『明報月刊』十周年的紀念稿『明月十年共此時』中，我曾引過石清在廟中向佛像禱祝的一



段話。此番重校舊稿，眼淚又滴濕了這段文字。」因此《俠客行》在金庸小說中，是一部很特別的小說，不能被忽略，像倪匡說它在金庸小說排名第十，就未必完全理解作者心意和安排了，雖然在小說的〈後記〉，金庸也沒有說到引用這首詩的寓意，只是當中隱約透露表達的，並不難領會。除了這首唐詩，《俠客行》全書，寫到詩詞文學的地方，幾乎絕無僅有，只引用了宋代姚寬所記的「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兩句原是說下棋的詩句。

另一部作品，原名《素心劍》的《連城訣》，唐詩也是重要的載體，在第一回開始，就寫到唐詩劍法的劍招，都是由唐詩化出來。書中人人爭奪的絕頂武功「連城劍法」，就是「唐詩劍法」，藏住絕頂劍法的劍譜，就是一本唐詩選籍，表面看起來和普通的唐詩選籍沒區別，實際上劍譜中藏著數字，浸水後就會顯示出來，通過這些數字，可以從唐詩選籍中組合文字，便可找到寶藏，而「連城訣」就是指這些數字。這雖是書中至關重要的情節之一，但和唐詩其實沒有甚麼緊密和必然的關係，改成「宋詞」或「元曲」，也無不可。勉強將唐詩在中國文學價值比擬連城之意，說得通，但在文學聯想未見有很大藝術效果。

所以說《俠客行》和《連城訣》的唐詩，作者或者另有運

用的目的，而且與書名和題旨扣連，但卻不是唐詩作為中國文學，在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重要詩歌類別作品的展現和介入。

如果以唐代的詩歌為標準，除了這首《俠客行》之外，金庸小說中實在出現過不少唐人詩句，不過像《俠客行》般整首引用的並不多，摘句而用，則頗有一些。例如李白的詩歌，在其他作品中也常有提到，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神鵬俠侶》結尾以李白的《三五七言》收束，「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確是以「情」為旨的《神鵬俠侶》的點題詩句。《天龍八部》第五十回，段譽吟誦李白的《戰城南》，當中兩句「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引得蕭峰的感慨和稱讚；第十二回和第四十二回分別引「名花傾國兩相歡」和「一枝穠艷露凝香」，都是出自李白的《清平樂》；第三十八回結尾，段譽因失戀於王語嫣而傷心消沉，與虛竹痛飲，唸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也是李白《將進酒》的千古名句。

至於其他的唐詩作品，在金庸作品中一樣常見到。以《天龍八部》為例，除了前段說的《戰城南》，第三十四回段譽想像王語嫣會隨慕容復離去而唸「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是白居易名作《長恨歌》詩句。



第六回更有一段很特別的敘寫，朱丹臣和段譽討論王昌齡詩，像詩話中的詩論一樣，在金庸作品中，是比較特別的一段：

朱丹臣道：「適才我坐在岩石之後，誦讀王昌齡詩集，他那首五絕『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寥寥二十字之中，倜儻慷慨，真乃令人傾倒。」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卷書來，正是「王昌齡集」。段譽點頭道：「王昌齡以七絕見稱，五絕似非其長。這一首卻果是佳構。另一首『送郭司倉』，不也綢繆雅致麼？」隨即高吟道：「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椽，春潮夜夜深。」朱丹臣一揖到地，說道：「多謝公子。」……便用王昌齡的詩句岔開了。他所引「曾為大梁客」云云，是說自當如侯嬴、朱亥一般，以死相報公子。段譽所引王昌齡這四句詩，卻是說為主入者對屬吏深情誠厚，以友道相待。兩人相視一笑，莫逆於心。

兩人以詩莫逆，後面再引魏徵的《述懷》來表達心意。魏徵是唐太宗身旁的名臣，在唐史上赫赫有名，但在文學史上詩名不大，這一首卻是他比較有名的作品。《天龍八部》引到唐詩的還有第七回，段正淳聽木婉清提起師父是「幽

谷客」，想起秦紅棉而想到杜甫的《佳人》；第十二回段譽唸「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是白居易《琵琶行》；第十六回寫到馬夫人誣害喬峰，就用汪劍通送給喬峰的摺扇，扇面題有唐代張仲素《塞下曲》；第二十九回的結尾處，「函谷八友」的李傀儡扮作唐玄宗與梅妃，唱出「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的唐詩佳句。

此外，《射鵬英雄傳》三部曲引用唐詩的地方不少，除了上面引過《神鵬俠侶》以李白的古風《三五七言》收結故事，《射鵬英雄傳》的結尾也是一首唐詩：「兵火有餘燼，貧村才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這是唐代錢珝《江行無題一百首》其中的第四十三首，寫的是戰火帶來對百姓的傷害摧殘，之前第三十九回，則引了唐代詩人韓偓《自沙縣抵龍溪，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也一樣是借人代言，為的是寫山河破碎，亦幫助塑造郭靖心懷家國百姓的形象性格：

郭靖縱馬急馳數日，已離險地。緩緩南歸，天時日暖，青草日長，沿途兵革之餘，城破戶殘，屍骨滿路，所見所聞，盡是怵目驚心之事。一日在一座破亭中暫歇，見壁上題著幾行字道：「唐人詩云：『水自潺湲日自斜，盡



無雞犬有鳴鴉。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盡見花。」  
我中原錦繡河山，竟成胡虜鏖戰之場。生民塗炭，猶甚於此詩所云矣。」郭靖瞧著這幾行字怔怔出神，悲從中來，不禁淚下。

至於《神鵬俠侶》和《倚天屠龍記》，也常有唐詩詩句出現。《神鵬俠侶》第二十一回，郭靖、楊過唸杜甫《潼關吏》，並借此道出金庸心中「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精義，為文為武，道理也一樣，是金庸小說中重要的文學引用，很值得注意：

從山上望下去，見道旁有塊石碑，碑上刻著一行大字：「唐工部郎杜甫故里。」楊過道：「襄陽城真了不起，原來這位大詩人的故鄉便在此處。」

郭靖揚鞭吟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楊過聽他吟得慷慨激昂，跟著唸道：「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郭伯伯，這幾句詩真好，是杜甫做的麼？」郭靖道：「是啊，前幾日你郭伯母和我談論襄陽城守，想到了杜甫這首詩。她寫了出來給我看。我很愛這詩，只是記心不好，讀了幾十



遍，也只記下這幾句。你想中國文士人人都會做詩，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憂國愛民之故。」楊過道：「你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麼文武雖然不同，道理卻是一般的。」郭靖聽他體會到了這一節，很是歡喜，說道：「經書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懂，但想人人生在世，便是做個販夫走卒，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漢、真豪傑了。」

金庸小說中人盡皆知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在這裏表達得很清楚，用的正是杜甫那份憂國愛民的胸懷，解讀金庸作品思想，這一節很重要。

第二十八回中，寫到楊過和小龍女面臨死別的爱情，又引了李商隱的佳句：

楊過怔怔的望著她臉，心中思潮起伏，過了一會，一枝蠟燭爆了一點火花，點到盡頭，竟自熄了。他忽然想起在桃花島小齋中見到的一副對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是兩句唐詩，黃藥師思念亡妻，寫了掛在她平時刺繡讀書之處。楊過當時看了漫不在意，此刻身歷是境。細細咀嚼此中情味，當真心為之碎，突然眼前一黑，另外一枝蠟燭也自熄滅。心想：

「這兩枝蠟燭便像是我和龍兒，一枝點到了盡頭，另一枝跟著也就滅了。」

在這裏的移用發展，相當配合情節情景，又是另一種精彩高明的文學引用。



另外如《倚天屠龍記》，也常有引用唐詩，第一回何足道琴聲集鳥，吟誦的是李白《扶風豪士歌》；第六回則是作者敘述，引李白詩《草書歌行》「飄風驟雨驚颯颯」等幾句，來形容張翠山所寫字的「龍飛鳳舞，筆力雄健」；第二十三回在綠柳山莊張無忌等人初見趙敏，莊上有趙敏雜錄唐代元稹的《說劍》：「白虹座上飛」，而此引用方法在金庸小說中較少見；第三十四回引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周公恐懼流言日」。《書劍恩仇錄》第十二回，陳家洛和一眾兄弟豪傑沿黃河西上，看見大水過後的瘡痕滿目，不禁也吟起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的詩句：「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鹿鼎記》有歌女唱杜牧兩首揚州詩，韋小寶還在慕天顏口中，聽到王播「飯後鐘」這有名的唐代詩人故事。《白馬嘯西風》有王維詩《酌酒與裴迪》的「白首相知猶按劍」。《笑傲江湖》中，祖千秋引唐詩與令狐沖論飲酒。總而言之，金庸小說中引用唐代詩歌或詩人的故事，非常易見。